

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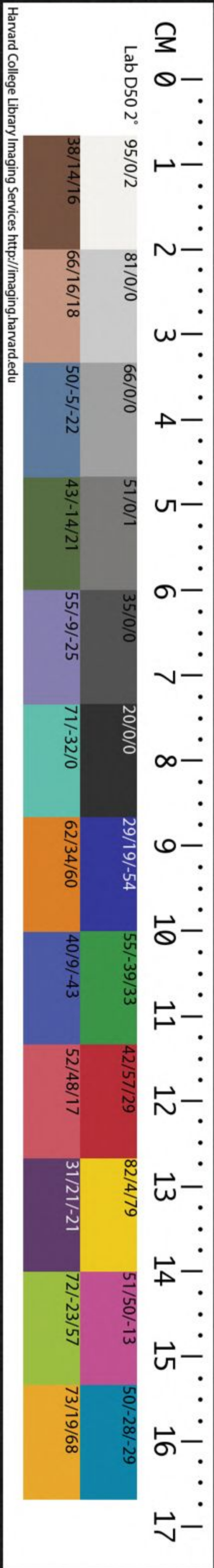
卷四百二十七之三十一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495

T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六

宋史四

國書館珍藏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事省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初修

道學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邵雍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序師弟子以是道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

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讀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濡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歲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春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性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論入者勝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情

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汚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

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
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
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
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
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
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
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
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
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

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
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因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
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
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
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
家大姓點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
又以污穢善政爲耻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
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
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
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
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
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
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
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
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庶於取名而銳
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笑
粦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
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大極大極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

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
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
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
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
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
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
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
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
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又曰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

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壽燾燾官至寶文閣待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珦仁宗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久之知龔州時宜僚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妾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

為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珣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珣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女兄既適人而喪其夫珣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時官小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文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顯舉進士調鄆上元主簿鄆民有借兄宅居

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顯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歲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顯捕而脯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顯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顯問張是時纔四

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顯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寧初用呂公著薦

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慾求賢育材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為便言者攻之甚力顯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顯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

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反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改僉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爲已所不如。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

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顥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曹村歸，決顥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盍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鎮印付顥，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敘。伐閼，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脩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顥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

顯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絳
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
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顯
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
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
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
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顯資性過人充養有
道和粹之氣益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
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
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

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
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
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
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驚高
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
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
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
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
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
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

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
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秦蕪聖門之蔽塞辟
之而後可以入道顯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
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
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
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
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
則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
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
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

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
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
孔子廟庭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
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
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
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
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

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
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枯其性而亡之然學
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
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篤則行之果
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
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
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
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

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
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
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
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
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
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
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
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願治平元豐間大臣
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

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祕書省校書郎。旣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頤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

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旣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頤。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

願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秘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據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贖以銀百兩願不受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願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

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

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上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待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

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侯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唯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

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門人劉絢、李顓、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皆班

班可書附于左。呂大鈞大臨見大防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

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未殺其罪。還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失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

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
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
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
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
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恠妄
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
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歛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
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
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
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

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歛門人共
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
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
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
父而坤母于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
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
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
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
疲癯殘疾憊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

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白子之顧養。育英材。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殁吾寧也。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明公。淳熙元年。封鄆伯。從祀孔子廟庭。弟戩。

戩字天祺。起進士。調閩鄉主簿。知金堂縣。誠心愛人。養老恤窮。間召父老。使燈于第。民有小小善。皆籍記之。以奉錢爲酒食。月吉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勸。以孝弟民化。其德所至。獄訟日少。熙寧初。爲監察御史。稟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爲死黨。李定以邪譎竊臺諫。且安石擅國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定輩。繼續而來。芽蘗漸盛。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咲。戩。

曰。戩之。狂直。宜為公。咲然。天下之。咲公者。不少矣。趙
抃。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為無罪。抃有愧色。遂稱
病。待罪。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旬常
變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入盜筭。擇治之。無少貸。罪
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卒于官年
四十七。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
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人。雍少時
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
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

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
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
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其城令。聞雍好學。嘗造
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
乃事之才。受河圖各書。必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
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
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
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
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
惑而作。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行宏義。先天之旨。

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華環堵不瓦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驢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

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母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

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畱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印是以清而不激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尚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

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接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旣葬顥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斫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溫別有傳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七

宋史四百二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省丞相晏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敕修

道學二程氏門人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昞

尹焞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劉絢字質夫常山人以蔭為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家逋賦不假鞭朴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財

什二絢力爭不得封還其揭請易之富弼歎曰真縣令也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爲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庭又薦爲太學博士卒于官絢力學不倦最明於春秋程顥每爲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

李顥字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卒程顥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焉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未有微則顥有泚與程顥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顥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顥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與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爲太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

知河陽縣范純仁守穎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
為博士簽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
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
於市出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
曰此讀書所致爾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
偕謂科舉之習不足為嘗游僧舍見僧道楷將削髮
從之時周行已官河南警之曰何為舍聖人之學而
學佛異日程先生歸可師也會程願遠自涪乃往受
業願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
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願嘗言吾晚得二
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
祐末呂大中薦之起布衣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
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為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
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洙字
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
焞少師事程願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
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願曰焞不復應進

士舉矣願曰子有母在焯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願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焯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焯以篤行願旣沒焯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焯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焯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焯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

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焯闔門被害焯死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師趙斌以禮聘焯不從則以兵恐之焯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于涪涪願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仲舉焯自代授左宣教卽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願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寔從班

召胡安國居給舍范仲朱震俱在講席薦焯甚力既
召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焯
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顥之學惑亂天下焯實
師顥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焯濫列經筵
其所敷釋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
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
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顥之
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
浚獨相於是召安國俾以內祠兼侍讀而上章薦焯
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

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焯可
謂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焯始入見就
職八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
劉大中曰焯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
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微猷閣主管萬壽
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焯自代輔臣
入奏上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
之趙鼎曰尹焯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
亦薦焯代資善之職但焯微曠恐教兒費力爾除太
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

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焯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讎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曰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

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臣切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爲其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爲務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張我日益急侵尋朶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

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覲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予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焯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竊先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

莽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決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祇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痛血氣旣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放歸田里疏上以焯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

老轉一官致仕焯自入經筵卽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鼎旣去秦檜當國見焯議和疏又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於程顥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焯者蓋鮮願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爲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

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

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

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始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適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寔

謀論黷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嚴為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苦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後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入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

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兩歸拏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

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
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
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
躡其後尚可為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
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
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
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
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
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
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

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
臣竊謂朝庭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
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
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
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
者數十萬朝庭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
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
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
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
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辭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年

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

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詭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章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

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造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陸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

爲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陸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

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孰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也嘗詣從

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溪上吟詠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

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
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
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
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
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
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
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
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
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
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
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
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
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
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
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
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
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
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
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

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
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
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沫泗之間七
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
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
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
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
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
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潔
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

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
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
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
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
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
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
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
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
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

孜孜矻矻為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開風而起固
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
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
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
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夔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
朝夕。忠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
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
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伺退入室中。亦靜
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
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

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
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
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
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為經理。振
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
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
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
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
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

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矣。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

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度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從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倘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

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
知覺入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
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
員外郎朱松與侗為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
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
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謂之言而熹亦稱侗姿稟
勁持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
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
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
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
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
子有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
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
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
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八 宋史四百二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事節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昔奉勅修

道學三

朱熹 張栻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祕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為屬辭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

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
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
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
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
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
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
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
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
同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
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

有關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
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
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
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
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
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
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
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
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
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

吾力之強弱觀彼覺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
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
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
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藉肆虐
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
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
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
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
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是以舉
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

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
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
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
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從就職既至而洪适
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
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
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
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
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
守道庶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

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
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祕
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群小乘間
讒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
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
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
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
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
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
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

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
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
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
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
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
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
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
而安於私摯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
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真
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

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齟齬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遂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

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為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

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人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在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會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

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

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
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
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
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
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
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
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
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
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
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飢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

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
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
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
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
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
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
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旣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
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
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
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縉紳

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准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須

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護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

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

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栗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盖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

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

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徃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念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

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
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
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
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
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
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
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
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
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儂
薄闖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

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爲親之効至於從容朝夕
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
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
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
又無以防其戲慢媒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
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
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
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
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
之間未能擻其私邪之蔽而蕪私之好使嬖妾之流不

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密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

不著疾惡之意不絕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暗則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庶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

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
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
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
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
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
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
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
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
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易嘗聞其
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立耳如太祖之言誠徒使版曹

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
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
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
爲竒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
掊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
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
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
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
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
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

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
執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
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
卒以疆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
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
私欲以分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
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
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
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
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

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
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
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
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
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
會朝論欲行泉江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
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
便阻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
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肯先行漳
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

望乃除熹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
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
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
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
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
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
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
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
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
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

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
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
不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
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陛下憂
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
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
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
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止大
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
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

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
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
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
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
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
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至數百間欲徙
居之熹奏䟽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
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
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
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沾於死亡之際或能

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
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
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榮
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
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
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
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
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
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
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

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
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
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
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
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
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
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
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
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
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

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
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
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
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
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上則願黜臺史之
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
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
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
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
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八
廟治道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

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寔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

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桃宣祖而祔孝宗
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
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
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
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
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
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
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
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
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

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畱不可樓鑰
陳傳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駙封章交上
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
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
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
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
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
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
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
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

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修撰二
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
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
仕伍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
子在及門人范念得黃翰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
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寇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
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
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
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徃徃稱
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

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
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拭之徒所禮及
爲諫官首論留止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
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
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
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
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傑右
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
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
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

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由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爲已甚侂冑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

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旣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

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稿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白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

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遘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熹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

錄以廕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
祕閣時孝宗新卽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
一時之選栳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
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
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
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
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
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
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
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

和議至敕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栳營葬甫畢
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
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
忘於宮中而至忱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
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群邪所誤以
感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
深察此理使吾胷中了然無纖介之感然後明詔中
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
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
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

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棧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殷勤。棧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胷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局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

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棧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棧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棧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棧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

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杖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爲竦聽改容杖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

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始末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杖亦以爲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杖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

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棧言
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
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
其後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
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
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閣
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棧夜草疏極諫其不可
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
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棧復奏文武誠
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

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
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棧知袁
州申說前命中外誼譁說竟以謫死棧在朝末期歲
而詔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
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
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
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棧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
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
溪峒酋豪弭怨睦隣毋相殺掠於是群蠻帖服朝廷
馬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棧究其

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
聞栻治行詔特進帙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修選
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
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
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
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郡頻邊屯主將與帥
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
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奸民出
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
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

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
陽守劉大辨帖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
與之栻劾大辨詐護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
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栻自以不
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
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
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卒
時年四十有八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九 宋史四百三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鑾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道學四 朱氏門人

黃榦 李燾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

他出榦因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亾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卽位熹命榦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廸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藁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

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榦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榦名德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善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都太守

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
司檄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
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
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
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飢糴客米發
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榦
報以乞候榦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
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
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
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卽郡治後鳳栖山爲屋館四方

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
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
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
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
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
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
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
一時至秋漸殺其半榦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砦官入
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
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

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携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榦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榦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瀟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

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珪辟爲叅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榦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鞠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居乎先是榦移書珪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徃徃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

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金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榦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惟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

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䟽駁將帥偏禪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幹知不足與共事歸自惟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

宋史文苑傳卷一百一十九 五
矣向者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後喪師萬人良將勁卒
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圍老幼俘虜殺戮五
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為丘墟安豐浮光之事
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
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
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
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王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
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
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
血視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

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
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
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
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
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
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
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
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則不可保
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
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

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
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
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
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
除大理丞不拜為御史李楠所劾初榦入荆湖幕府
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倅
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
著諸豪又深知榦個儻有謀及求安慶且兼制幕長
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
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榦遂

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
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亶亶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
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
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
既歿後數年以門人請謚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
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
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
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
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倣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

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卽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闢射圃令其習射廩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歸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沒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燔薦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除大理司直辭尋添

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珣漕使王補之交薦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說燔徐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吾有司貪刻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燔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下異時贛江漲而隄壞久雨輒澇燔白于漕帥修之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

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今者黥籍而民請張持空券
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燔又入
割爭之曰錢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
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
能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取必於楮幣則楮幣爲
實用矣割入漕司卽弛禁詣燔謝燔又念社倉之置
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裒穀
倉社倉以貸佃人有旨改官通判潭州辭不許真德
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
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

矣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
西帥魏大有辟克叅議官皆辭乃以直秘閣主管慶
元至道宮燔自謂居間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
翁真德秀陳宓鄭寅楊長孺丁黼葉宰龔維藩徐僑
劉宰洪咨夔于朝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
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弟經
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
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
仕陛下誠能強起之以寘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
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

牙史及傳卷一百八十九 九
月燔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補其子舉下州
文學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
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
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
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
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
平素不爲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
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
曰黃李孫鑣登進士第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紱第進士洽少穎異
從朱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史
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
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
語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求
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時行社倉法洽請
於縣貸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
官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石經界不
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
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投于匱乃籌覈而次第之
吏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訟者猶援以爲證云改袁

州司理叅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
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
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
之曰訟于官祇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
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
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
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
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虛籍
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洽廉之爲都吏所賣都吏
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

意銳未可嬰姑擊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
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
已豐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
妄而籍無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爲
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知永新縣一日謁告聞獄中
榜笞聲蓋獄吏受財乘間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
執付獄明日以上于郡黜之湖南鄱寇作亂與縣接
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
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
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

乃去以江東提舉常平慶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
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
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
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寬而得雨載於方冊
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脩事乎甫為閱疑狀
於獄德脩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
和氣守為寬稅三日果大雨民甚悅洽數以病請祠
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魚時袁
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為長洽
曰嘻是先師之跡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

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
復之學興即謝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
審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正
葉味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
洽洽固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
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十七洽自少用力於敬故
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
奪居間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輦感不樂及
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
所交皆名士如呂祖儉黃榦趙崇憲蔡淵吳必大輔

廣李道傳李燔葉味道李閔祖李芳子柴中行真德
秀魏了翁李堯趙汝諧陳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
皆敬慕之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
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歷代
郡縣地理沿革表文集子櫟檉賜同進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
竒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
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
曰凡闕義理必窮其原如為人父何故止於慈為人
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為學益力日

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
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
其所得問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
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
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
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
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
本而未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
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
其冲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

由是出又復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
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
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
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
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
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
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
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
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卽頑痺不仁矣其語
學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

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
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
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
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地須萬理明徹於
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
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
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醇酢如探諸囊中
而不匱然後爲逢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已
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
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

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鑊錐不容有騎牆不決之
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矣然後爲知
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膏盲而示以標的也
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姝未有室家
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
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
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
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寮
屬延誦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
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

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
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
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
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 中

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
谷瀨口金山所聞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
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
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
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

泉州觀察推官遠真德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資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可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罵然常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忘也天子閱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強記肄業荆山僧舍三年入太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爲本歲饑行賑給有方王蘭劉穎薦于朝除登聞鼓院光宗卽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勅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閔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民伐桑拓毀廬屋草殫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感然時有旨倚閣夏稅遂奉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甚專後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閔

之請灝既歸里幅中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
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
赴卒灝此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
禮實疑問難熹之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
忍去者久之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

宋史四百三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進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儒林

聶崇義

邢昺

孫奭

王昭素

孔維

孔奐

崔頌

尹掘

田敏

辛文悅

李覺

崔頤正

李之才

聶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漢乾
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板于

國學周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廟祭罷止由有司相承製造年代浸久無所規式乃命崇義檢討摹畫以聞四年崇義上之乃命有司別造焉五年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故事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爲禘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士議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

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未幾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爲序太祖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寢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

宋史列傳卷一百九十
故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
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
更同參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爲商確五月賜崇
義紫袍犀帶銀冠繒帛以獎之拙多所駁正崇義復
引經以釋之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俾之裁定儀上
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
年祀寢遠圖繪缺然踏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
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
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
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為十五

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
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
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
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
人之職及阮謏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
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
寸以爲度之文即無蒼璧黃琮之制廉引注有爾雅
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
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
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敕

禮官脩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冊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為二卷其阮士信即諶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諶知紕謬兼三卷禮圖刪為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

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為之說安得便入周圖如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為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疆為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非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

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玉通之作元經非必擬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不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夫宗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為失所以自義宗

之出歷梁陳隋唐兼四百年言禮者引為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為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二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為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金聶崇義去金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金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為金詩云惟錡及金又云漑之金鬻春秋傳云錡金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金所以燔捭而祭即金之為用其來尚矣故入於

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家鑊之文乃云畫金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金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共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并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崇義爲學官兼掌僅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郭忠恕嘗以其姓嘲之曰近貴全爲賸攀龍卽作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爲詩聊以一聯奉荅卽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蓋因其名以

嘲之惠恕大慙人許其機捷而不失正真儒者之戲云

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日召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群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授大理評事知泰州鹽城監賜錢二十萬昺以是監處楚泰問泰僻左而楚會要鹽食爲急請改隸楚州從之明年召爲國子監丞專講學之任遷尚書博士出知儀州就轉國子博士代還賜緋選爲諸王府侍講淮熙中遷水部員外郎改司勳端拱初賜金紫累遷金部郎中真宗卽位改司勳郎

中俄知審刑院以昺儒者不達刑章命劉元吉司領其事是冬昺上表自陳夙侍講諷遷右諫議大夫咸平初改國子祭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倓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及成並加階勳俄爲淮南兩浙巡撫使初置講讀之職卽於便坐令昺講左氏春秋侍讀預焉五年講畢宴近臣於崇政殿賜昺襲衣金帶加器幣仍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學士如故知審官院陳恕丁內艱以昺權知院事景德二年上言亾兄素嘗舉進士願霑贈

與特贈大理評事是夏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昺經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上又訪以學館故事有未振舉者昺不能有所建明先是印書所裁餘紙鬻以供監中雜用昺請歸之三司以禪國用自是監學公費不給講官亦厭其寥落上方興起道術又令昺與張維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者以廣學員三年加刑部侍郎昺居

近職常多召對一日從容與上語及宮邸舊僚歎其
淪喪殆盡唯昺獨存翌日賜白金千兩且詔其妻至
宮庭賜以冠帔四年昺以羸老艱於趨步上前自陳
曹州故鄉願給假一年歸視田里俟明年郊祀還朝
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曰便可權本州何須假耶昺又
言楊礪夏侯嶠同爲府僚二臣沒皆贈尚書上憫之
翌日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志矣卽超拜工部尚書知
曹州職如故入辭日賜襲衣金帶是日特開龍圖閣
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五七言詩二首賜之預宴者
皆賦昺視壁間尚書禮記圖指中庸篇曰凡爲天下

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上嘉納之及行又令近臣
祖送設會於宜春苑大中祥符初上東封泰山昺表
曹州民請車駕經由本州仍令濟陰令王範部送父
老詣闕優詔答之俄召還車駕進發命判畱司御史
臺禮畢進位禮部尚書上勤政憫農每雨雪不時憂
形於色以昺素習田事多委曲訪之初田家察陰晴
豐凶皆有狀候老農之相傳者率有驗昺多采其說
爲對又言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
水四曰畜灾歲必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
旱曠爲甚蓋田兼畎澮悉不可救所損必盡傳曰天

災流行國家代有此之謂也三年被病請告詔太醫
診視六月上親臨問疾賜名藥一奩白金器千兩繒
綵千匹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無問疾臨喪之禮特
有加於曷與郭贄者以恩舊故也未幾有旨命中書
召其子太常博士知東明縣仲寶國子博士知信陽
軍若思還侍疾踰月卒年七十九贈左僕射三子並
進秩初雍熙中曷撰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探其帙
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因問衛紹欽曰曷爲諸王
講說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曷經義曷每至
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復陳之太宗益喜上嘗因

內閣暴書覽而稱善召曷同觀作禮選贄賜之曷言
家無遺稿願得副本上許之繕錄未畢而曷卒亟詔
寫二本一本賜其家一本俾置家中曷在東宮及內
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疏敷
引之外多引時事爲喻深被嘉獎上嘗問管仲召忽
皆事公子糾小白之入召忽死之管仲乃歸齊相桓
公豈非召忽以忠死而管仲不能固其節爲臣之道
當若是乎又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勤憂損壽
武王以安樂延年朕以爲本經旨意必不然也且夏
禹焦勞有玄圭之賜而享國永年若文王能憂人之

心不自暇逸縱無感應豈至虧損壽命耶各隨其事
理以對先是咸平中王欽若知貢舉有告其受舉人
賄賂者下御史臺鞫得狀欽若自訴詔昺與邊肅母
賓古閩承翰就太常寺覆推昺力辨欽若而洪湛抵
罪欽若以是德之昺之厚被寵顧欽若與有功焉仲
寶貪猥不才舉止率易士大夫多鄙笑之欽若在中
書用爲三司判官後至祠部郎中坐贓黜官卒若思
終於駕部郎中

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徹徹
死有從奭問經者奭爲解析徹指人人驚服於是門

人數百皆從奭後徙居須城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
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
國子監召奭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耶因咨嗟久之
賜五品服真宗以爲諸王府待讀會詔百官轉對奭
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
擢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卽有所言未
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
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西廡王旦等曰天貺符命實
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

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既奉迎天書大赦改元布告其事于天下築玉清昭應宮是歲天書復降泰山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作禮樂王欽若陳堯叟丁謂杜鎬陳彭年皆以經義左右附和由是天下爭言符瑞矣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

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圓立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闡幸河東因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

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爲下襲漢

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關下亡亂之迹如此由徂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

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勲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為可戒誣下罔上為可修撰造祥瑞假

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重駕虐害飢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古者五載巡守有國之事爾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登封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也今野鷗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群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為可罔下民為可

愚後世爲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六年又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于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委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寤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折捉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

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爲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脩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爲非也秦爲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奭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以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是時初置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天下設齋醮張燕費甚廣奭又請裁省浮用不報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兖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曰朱能者姦愼小人

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旣而言牛腹中有竒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

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旣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耶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名禍庶幾灾

害不生禍亂不作未幾能果敗奭又嘗請減脩寺
度僧帝雖未用其言嘗令向敏中諭令陳時政得失
奭以納諫恕直輕徭薄歛四事爲言頗施行焉仁宗
卽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儒侍講讀乃名爲翰林侍
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修真宗實錄丁父憂起
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
每講讀至前世亂君亾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
在書奭則拱默以俟帝爲竦然改聽嘗書無逸圖上
之帝施於講讀閣時章憲明肅皇后每五日一御殿
與帝同聽政奭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曠日不朝

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留中不報然帝與皇
太后尤愛重之每進見未嘗不加禮三請致仕召對
承明殿敦諭之以年踰七十固請泣下帝亦惻然詔
與馮元講老子三章各賜帛二百匹以不得請求近
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後行又留數
月特宴太清樓近臣皆預帝作飛白大字以賜二府
而小字賜諸學生獨奭與晁迥兼賜大小字詔羣臣
卽席賦詩太后又別出禁中珍器勸酒翌日奭入謝
又命講老子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瑞聖
園又賜詩詔近臣皆賦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旣而

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謂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卒奏至帝謂張士遜曰朕方欲召奭還而奭遂死矣嗟惜者久之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曰宣奭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頰常掇五經切於治道者為經典微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考正尚書論語孝經爾雅謬誤及律音義初園丘無外壝五郊從祀不設席尊不施罍七祠時饗飲福用一尊不設三登升歌不以雍徹冬至攝祀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七

位而不以星辰從饗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諸臣當謚者或既葬乃請奭皆援古奏正遂著於禮又請冬至罷祀五帝大雩設五帝而罷祠昊天上帝事下有司議不合而止瑜官至工部侍郎致仕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至行為鄉里所稱常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憚皆常師事焉鄉人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博通九經兼究莊老尤精詩易以為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寶中穆薦之朝

詔召赴闕見於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
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對曰臣草野蠢愚無
以裨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觀之
至飛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
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
誠實無隱上嘉之以衰老求歸鄉里拜國子博士致
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年八十九卒於
家昭素頗有人倫鑒初李穆兄弟從昭素學易常謂
穆曰子所謂精理徃徃出吾意表又語人曰穆兄弟
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至廊廟後果參知政事昭

素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嘗論高下縣人相告曰
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治所居室有椽木積
門中夜有盜者挾門將入昭素覺之即自門中潛擲
椽於外盜者慙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有一驢人多
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
出其為純質若此子仁著亦有隱

孔維字為則開封雍丘人乾德四年九經及第解褐
東明鄆陵二主簿開寶中禮部再奏為考試官調滁
州軍事推官太宗即位權授太子左贊善大夫知河
南縣通判滑梓二州太平興國中就拜國子周易博

士代還遷禮記博士七年使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悅稱之曰今日復見中國之夫子也九年判國學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三年擢為國子司業賜金紫會將有事于籍田維起同禮至于唐書凡沿革制度並錄之以獻觀者稱其博又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之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是以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其為衣食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屈身以化下者邦國之重務

也吳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則蠶之有原其來舊矣今孔維請禁原蠶以利國馬徒引前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夫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至玄黃致斃之由鮮不以此今乃欲禁其蠶事甚無謂也唐朝畜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亦無禁蠶之文况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于籍田是則勸農之典方行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所長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

有因緣為弊滋彰撓亂民豈遑寧渙汗絲綸所宜重
慎上覽之遂寢晚蠶之禁維復抗疏曰按周禮夏官司
馬職禁原蠶者為傷馬也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
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
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又郭璞云重蠶為原今
晚蠶也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
盡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
之後重養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
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臣自縣歷官路見坵野
之地官馬多死若非明援典據助其畜牧安敢妄有

舉陳哉按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
槲感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謂天駟
房星也為馬祈福謂之馬祖謂蠶祈福謂之先蠶是
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
依周禮禁原蠶為當上雖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
據其章付史館籍田畢拜國子祭酒淳化初兼工部
侍郎二年卒年六十四維通經術準舊制舉九經一
上不中第即改科開寶中維論其事非便詔禮部自
今九經同諸科許再赴舉太宗尹京日維為屬邑更
頗以經術受知即位後維始升郎署自以通經求為

司業即以授之使外國者皆假服紫維自高麗還會
東使至維自恥衣緋因求見上詭言高麗使問臣獲
何罪降服臣無以對因泣下上憐之即賜以金紫及
為祭酒又奏言朝廷久不置此官少有知者臣之親
戚故舊有書信來者多云祭酒郎中田敏晉朝任祭
酒仍兼侍郎原循前例兼領是官庶獲美稱上從之
然搢紳惡其儒者躁求無退讓之風嘗建議乞廣太
學上以侵壞民舍不許受詔與學官校定五經疏義
刻板行用功未及畢被病上遣太醫診視使者撫問
初維私用印書錢二十餘萬為掌事黃門所發維憂懼

遽以家財償之疾遂亟上赦而不問維將終召其
鄭革口授遺表以五經疏未畢為恨景德四年錄其
孫禹圭同學究出身

孔宜字不疑兗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子生
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永字
子冢永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謙字子慎
謙生鮒字子魚以弟子騰為嗣騰字子襄值秦難藏
其家書于屋壁騰生正字季忠正生武武生延年及
安國延年生霸字次孺漢昭帝時為博士宣帝時為
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經元帝昭位賜爵關內侯號褒

成君霸生福福生房房生均字長平好學有才爲尚書郎平帝元始元年封均爲褒成侯食邑二千戶追謚夫子爲褒成宣尼公王莽以均爲太尉三以疾辭得還莽敗失國後漢世祖建武十四年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謚元成志生損襲爵和帝永元四年徙封損爲褒亭侯損卒子曜嗣侯邑千戶子完嗣邑百戶完早卒無子以弟子羨襲爵羨仕魏爲議郎黃初二年封宗聖侯邑百戶羨生震晉武帝泰始三年徙封奉聖亭侯邑二百戶歷太常黃門侍郎震生嶷嶷生撫舉孝廉辟太尉掾歷豫章太守撫生懿懿生鮮有

度量好學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侯鮮生乘轉學有才藝後魏孝文延興初舉孝廉三年封乘爲崇聖大夫復十戶以供洒掃乘生靈珍襲爵歷秘書郎太和十九年改封崇聖侯邑百戶靈珍生文泰文泰生渠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爲鄒國公以渠襲爵邑百戶渠生長孫隋文帝復封長孫爲鄒國公長孫生嗣哲應制舉歷涿州司兵參軍太子通事舍人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邑百戶嗣哲生德倫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封褒聖侯邑百戶朝會位同三品復其子孫則天

天授二年賜德倫璽書衣服德倫生崇基襲候中宗
神龍元年授朝散大夫崇基生璩之玄宗開元中歷
國子四門博士邠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詔
追謚孔子為文宣王改封褒聖候璩之為襲文宣公
兼兗州長史璩之生萱襲封歷兗州泗水令萱生齊
卿德宗建中三年詔以齊卿為兗州司馬陷於東平
卒至憲宗元和十三年平李師道其子惟晳歸魯詔
以惟晳為兗州參軍奉夫子祀復五十戶以供灑掃
惟晳生策會昌元年歷國子監丞尚書博士大中元
年宰相白敏中奏歲給封戶絹百疋充春秋奉祀自

璩之至策五世並襲封文宣公策生振謚宗咸通四
年舉進士甲科歷兗州觀察判官至刑部員外郎振
生昭儉歷兗州司馬曲阜令自策至昭儉三世歲給
封絹以供享祀昭儉生光嗣哀帝天祐中為泗水主
簿奉孔子祀光嗣生仁玉九歲通春秋姿貌雄偉後
唐明宗長興元年以為曲阜主簿三年遷襲丘令襲
文宣公晉高祖天福五年改曲阜令周高祖廣順二
年平慕容彥超幸四年拜孔子廟及墓召仁玉賜五
品服復以為本縣令仁玉四子長曰宜舉進士不第
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為曲阜主簿歷黃

州軍事惟官遷司農寺丞掌星子鎮市征宜上言星
子當江湖之會商賈所業請建爲軍詔以爲縣就命
宜知縣事後以爲南康軍宜代還獻文賦數十篇太
宗覽而嘉之召見問以孔子世嗣因下詔曰素王之
道百代所崇傳作襲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
孫司農守丞宜服勤素業砥礪廉隅丞歷官聯洽聞
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胃可太
子右贊善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復其家未幾通判密州
太平興國八年詔修曲阜孔子廟宜貢方物爲謝詔
褒之遷殿中丞雍熙三年王師北征受詔督軍糧涉

拒馬河溺死年四十六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事賜
學究出身爲曲阜主簿歷閩長葛二人真宗至道三
年十一月召赴闕以爲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賜白金
束帛及太廟御書印九經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使
本州長吏待以賓禮仍留三年卒官年三十八次曰憲
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至工部員外郎知浚儀縣
次曰冕應城主簿次曰勗雍熙中進士及第延世子
聖祐景德初始九歲特賜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
年東封太山特聽聖祐衣綠陪位綴京官班後及還
至兗州十一月朔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之禮孔

氏宗屬並令陪位又幸孔林觀其墓久之又御北亭
召從臣觀古碑加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追封孔子
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擢聖祐為太
常寺奉禮郎又錄其近屬進士謂同三傳出身習進
士延祐習學究延渥延魯延齡並同學究出身共賜
銀二百兩絹三百疋以充奉祠廟時勗為殿中丞通
判廣州王欽若言其有聲於鄉曲召赴闕改太常博
士賜緋令知曲阜縣專主祠廟二年三月又遣使賜
太宗御書及九經書疏三史藏于廟令本州選儒生
講說聖祐後改大理評事天禧五年授光祿寺丞襲

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後改名佑遷太子中舍卒年
三十最為司封郎中延魯大中祥符五年復舉進士
及第後改名道輔為左司諫龍圖閣待制自有傳

崔頌字敦美河南偃師人父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
事頌幼喪母為外祖母所鞠養以蔭補河南府巡官
歷開封主簿鄧州錄事叅軍以疾去官未幾詣闕上
書言事宰相桑維翰覽而竒之擢為左拾遺選右補
闕漢初加朝散階副右散騎常侍張煦冊錢俶為吳
越王梁末協嘗使兩浙至是越人美之贈賄甚厚及
還值周祖入京師為軍士剽奪悉盡世宗鎮澶淵擇

僚佐頌與王朴王敏中皆中其選以頌為觀察判官
贈金紫世宗尹京拜司封員外郎充判官以斷獄悞
失罷職守本官即位拜駕部郎中遷吏部復副尹日
就使兩浙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寫為圖賜近臣
遣使均諸道租賦頌使兗州頗增舊額恭帝嗣位改
左諫議大夫宋初判國子監會重修國學及武成王
廟命頌總領其事建隆三年夏始會生徒講說太祖
遣中使以酒果賜之每臨幸國學召頌與語因及經
義頌應荅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執綏上問
以一時典禮頌占對閑雅上甚重之未幾坐請託有司

為所親求便官出為保大軍行軍司馬乾德六年暴
得疾卒年五十頌好詼諧善筆札受命書世宗謚冊
文當時稱其適麗篤信釋氏賭佛像必拜性多疑在
鄜州官舍嘗召圻墁者治堂室以帛蒙其目人皆笑
之子曉至太子右贊善大夫驢字文炳雍熙二年進
士淹雅有士行累為屯田員外郎開封三司戶部判
官景德中雍王元份薨府官皆坐黜時戚維為曹國
公元儼府翊善上謂宰相曰元年儼少尤資贊導維
迂懦循默不能規戒聞崔驢性純謹以之代維庶有
裨益因召對遷都官員外郎充記室參軍賜金紫遷

兵部郎中出知河南府轉太常少卿將作監卒
尹拙潁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
簿攝本鎮館驛巡官後唐長興中召為著作佐郎直
史館遷左拾遺依前直史館加朝散大夫應順初出
為宣武軍掌書記檢校虞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
清泰初加檢校駕部員外郎兼御史大夫二年改檢
校虞部郎中中武軍掌書記晉天福四年入為右補
闕明年轉侍御史會召拙與張昭呂琦等同脩唐史
改倉部員外郎賜金紫八年遷左司員外郎契丹入
寇趙延壽鎮常山以拙為掌書記漢初召為司馬郎

中弘文館直學士周廣順初遷庫部郎中兼太常博
士仍充直學士奉使荆南還改兵部郎中顯德初拜
檢校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通判太常禮院事與張
昭同脩唐應順清泰及周祖實錄又與昭及田敏同
詳定經典釋文丁憂免宋初改檢校工部尚書太子
詹事判太府寺遷秘書監判大理寺乾德六年告老
以本官致事拙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命翰
林學士為文祭白馬祠學士不知所出遂訪於拙拙
歷舉郡國祠白馬者以十數當時伏其該博開寶四
年卒年八十一子季通至國子博士

田敏淄州鄒平人少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登科調
補淄州主簿不令之任留爲國子四門博士後唐天
成初改尚書博士賜緋滿歲爲國子博士上言請四
郊置齋宮不報秩滿轉屯田員外郎以詳明典禮兼
太常博士建議請依春秋每歲藏冰薦宗廟頒公卿
如古禮奉詔與太常卿劉岳博士段顥路航李居浣
陳觀等刪定唐鄭餘慶書儀又詔與馬鎬等同校九
經改戶部員外郎賜金紫清泰初遷國子司業晉天
福四年授祭酒仍檢校工部尚書俄兼戶部侍郎開
運初遷兵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議者以敏

止可任學官宰相桑維翰聞之即改授檢校右僕射
復爲祭酒漢乾祐中拜尚書右丞判國子監周廣順
初改左丞遣史契丹將歲賂錢十萬貫止其侵剽契
丹不許周祖將親郊命權判太常卿事世宗即位真
拜太常卿檢校左僕射加司空顯德五年上章請老
賜詔曰卿詳明禮樂博涉典墳爲儒學之宗師乃薦
紳之儀表朕方資舊德以訪話言遽覽封章願致官
政引年之制雖著舊文尊賢之心方深虛佇所請宜
不允遷工部尚書俄再上表願歸故鄉以遂首丘之
志改太子少保致仕歸淄州別墅恭帝即位加少傅

開寶四年卒年九十二敏解官歸鄉有良田數十頃多釀美酒待賓客體強少疾徒步往來閭巷間不以杖每日親授諸子經自作父墓碑辭甚質敏嘗使湖南路出荆渚以印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祭酒所遺經書僕但能識孝經耳敏曰讀書不必多十八章足矣如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皆至要之言也時從誨兵敗於郢故敏以此諷之從誨大慙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為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盤庚若綱在綱為若綱在綱重言綱字又爾雅椴木懂注曰日及改為白

及如此之類甚衆世頗非之子章玉殿中丞

辛文悅者不知何許人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肄業周顯德中太祖歷禁衛為殿前都點檢節制方面文悅久不獲接見一日夢邀車駕請見既拜乃太祖也太祖亦夢其來謁因令左右尋訪文悅果自至三年出知房州時周鄭王出居是州上以文悅長者故命焉文悅後累遷至員外郎又有張遁張文旦者嘗與太宗同學校太平與國中詣闕自言各起家為主簿

李覺字仲明本京兆長安人曾祖鼎唐國子祭酒蘇州刺史唐末避亂徙家青州益都鼎生瑜本州推官瑜生成字咸熙性曠蕩嗜酒喜吟詩善琴奕書山水尤工人多傳祕其蹟周樞密使王朴將薦其能會朴卒鬱鬱不得志乾德中司農卿衛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成因挈族而往日以酣飲爲事醉死于客舍子覺太平興國五年舉九經起家將作監丞通判建州秩將滿州人借畱有詔褒之就遷■替善大夫知泗州轉祕書丞太宗以孔穎達五經正義刊板詔孔維與覺等校定王師征燕薊命覺部京東諸州芻糧赴

幽州維薦覺有學遷禮記博士賜緋魚雍熙三年與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黎桓謂曰此土山川之險中朝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哉桓默然色沮使還久之遷國子博士端拱元年春初令學官講說覺首預焉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右言覺方聚徒講書上卽召覺令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輕升高坐上因降輦令有司張幣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

悅特賜帛百匹俄獻時務策上頗嘉獎是冬以本官直史館右正言王禹偁上言覺但能通經不當輒居史職覺倣韓愈毛穎傳作竹穎傳以獻太宗嘉之故寢禹偁之奏淳化初上以經書板本有田敏輒刪去者數字命覺與孔維詳定二年詳校春秋正義成改水部員外郎判國子監四年遷司門員外郎被病假滿詔不絕奉卒覺累上書言時務述養馬漕運屯田三事太宗嘉其詳備令送史館語見本志覺性彊毅而聰敏嘗與祕閣校理吳淑等同考試開封府賦舉人語及筭雉兔首足法覺曰此頗繁吾能易之及

成果精簡淑意其宿製即試以別法皆能立就坐中皆嘆伏子有大中祥符五年進士為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

崔頤正開封封丘人與第倅佺並舉進士明經術頤正雍熙中為高密尉秩滿國子祭酒孔維薦之以為國學直講遷殿中丞太宗召見令說莊子一篇賜錢五萬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也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

之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
爽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
重加刊正冀除外謬從之咸平初又有學究劉可名
言諸經版本多舛誤真宗命擢官詳正因訪達經義
者至方參知正事以頤正對曰朕宮中無事樂聞講
誦翌日召頤正於苑中說尚書大禹謨賜以牙緋自
是日令赴御書院待對說尚書至十卷頤正年老步
趨艱蹇表求致仕上命坐問恤甚至賜器幣聽以本
官致仕仍充直講改國子博士三年卒年七十九偓
佺淳化中歷福建連江尉判國子監李至奏為直講

引對便坐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
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偓佺曰昔秦

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

臣聞刀用為角

權音兩點為角

鹿音

用上撇一點俱不

成字咸平二年真宗幸國學召偓佺說尚書即特
賜緋景德後令講道德經日於崇文院候對終篇賜
以白金繒絲三年卒年七十九嘗撰帝王手鑑十卷
并注曹唐大游仙詩十五卷其字世安上之特賜出
身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為

人朴且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脩脩性莊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時蘇舜欽輩亦從脩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才爾脩之易受之種放放受之陳搏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爲衛州護加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

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榮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容君盍不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投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之晚友人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

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卑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恨其貧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延年復書曰今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延年素不喜謁貴仕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道卿薦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調兵河東辟之才澤州簽署判官澤人劉義叟從受曆法世稱義叟曆法遠出古今上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授之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官舍寶曆五年二月也時并殊兄漸守懷哭之才過哀感疾不偷月亦卒之才師葬青社邵雍表其墓有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若于李公以師焉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

試曰非然天不假國與之其言者必以論議
與京相夷不命且亦卒之亡中其言者其時
出言舍實報生甲二日也初其移其地于
及下對之其言轉與中丞丁其言者其言者

